



张恨水 著

欢喜冤家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张恨水 著

欢喜冤家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欢喜冤家 / 张恨水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4.6

ISBN 7-5059-4628-5

I. 欢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38958 号

书 名	欢喜冤家
作 者	张恨水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吴俊茂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	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
开 本	850 × 1168 1/32
字 数	296 千字
印 张	13.375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4628-5/I · 3609
定 价	21.8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目次

- 第一回 甘苦不同歌声到煞尾 (1)
甜酸莫辨倩影记从头
- 第二回 一念虚荣停歌投大吏 (14)
十分诚意拱手送情人
- 第三回 投刺怯严威缘怪一面 (28)
赠仪消宿约报止千金
- 第四回 心事重归来匆匆送客 (41)
风光问嫁后郁郁思人
- 第五回 不语只温存少年可爱 (54)
试歌转凄楚怨女兴悲
- 第六回 两地缠绵旁人暗结网 (67)
半生偶恍知己故谈狐
- 第七回 为悦己容频来露心迹 (80)
解美人意隔座受衣香
- 第八回 座有解人定情在杯酒 (92)
目无余子立誓作花铃

- 第九回 渐起疑团情书漏消息 (104)
急生急病妙计定风波
- 第十回 好语珠圆媒妁翻灵舌 (116)
寸心麻乱晨昏计聘钱
- 第十一回 解闷时都忘缠绵无限 (128)
弃官言不得啼笑皆非
- 第十二回 闺梦逐征车还怜小别 (142)
农家苦夏日转异远来
- 第十三回 掘地取藏银艰难赠弟 (155)
登门献重币挥霍为卿
- 第十四回 冷热只因财留餐沽酒 (168)
聪明还弄舌餞别放歌
- 第十五回 如愿以偿千金博此夕 (180)
见机而作一曲话当年
- 第十六回 伉俪情深解铃原有术 (193)
逢迎道苦托钵竟无门
- 第十七回 一代莺花销磨七件事 (207)
满城风雨高卧二分愁
- 第十八回 频道不如归形成槁木 (221)
可怜无所好目送飞鸿
- 第十九回 离膝去依依枯荣莫卜 (236)
回乡愁戚戚甘苦难同
- 第二十回 举目尽非亲且餐粗糲 (250)
捧心原是病频梦家山

- 第二十一回 革面却繁华衣衫尽换 (262)
健身安贫贱井臼同操
- 第二十二回 奇货可居双身释重负 (275)
百喙莫辩千里报谗言
- 第二十三回 无限伤心偎炉度长夜 (287)
不堪回首含泪看新春
- 第二十四回 生女不留人川资暗赠 (300)
求官还作客京市空来
- 第二十五回 铄羽空回托足嗟无地 (313)
埋名可隐伤心愧有家
- 第二十六回 一饭艰难王郎原自愧 (325)
十年薄幸冯妇竟重来
- 第二十七回 喜怒总无因心藏隐痛 (337)
声容浑不似弦托悲音
- 第二十八回 情敌难忘借杯浇块垒 (349)
醉乡堪老酣睡是生涯
- 第二十九回 宴客避良人强为欢笑 (362)
开门迎伧父故作痴聋
- 第三十回 归去已柔肠何曾奋斗 (374)
别来空忍泪终冒嫌疑
- 第三十一回 言所难宣颠狂半夕醉 (387)
势在必走决绝一封书
- 第三十二回 垂泪尚登场悲歌欲绝 (399)
伤心难撒手忍辱空还

心 香

——回忆和父亲张恨水先生的贵州之行…… 张伍(413)

第一回 甘苦不同歌声到煞尾 甜酸莫辨倩影记从头

这书开场的所在，乃是一个旧式戏馆的后台，台上正唱着戏，后台的戏子，在锣鼓声中，纷纷的扮戏，杂乱极了。这是北平的惟一的坤伶班子，后台除了管事和梳头跟包的人而外，也全是女子。

一个扮杨贵妃的角色，穿了宫装，戴了凤冠，站在上场门后边，手上夹了一支烟卷在抽着。她面前站了两个扮太监，六个扮宫女的配角，簇拥着一团。一个扮高力士的丑角，将手上的云拂，在宫女头上举了起来，大声喊道：“小刘！小刘！跟我买的麻花烧饼呢？我这就上场了，吃不吃呢？”管事的田宝三抢上前来道：“别乱！要打上了（打上是艺人行话，即出场）。嘿！杨老板，您马后点（艺人行话，即慢一点），程老板还没有来。”说着，他向那个扮杨贵妃的说话，她喷着烟道：“我怎么马后呢？多唱一段四平调吗？哪个师傅教的醉酒，是哪样子唱法？”田宝三道：“请佟老板多说几句废话……”扮高力士的冷笑道：“得！到了我们这儿，就是废话了。”田宝三道：“佟老板，您别尽挑眼……杨老板你叫板。”那个扮杨贵妃的抢上一步抓住门帘子，正待说话，又向后一退。扮高力士的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高力士没上，娘娘就

叫板了。打上了，老周，咱们上吧。”门帘一掀，两个太监上场去了。

田宝三见杨贵妃瞪了一双眼睛，便向前对她拱了拱手道：“对不住，今天我真急，有点乱。您瞧就剩醉酒了。这新人的家庭，全没有扮，来得及吗？”杨老板道：“我杨桂芬不伺候大角儿，你不会预备垫个戏，让我们瞎抓干什么？刚才我是没嚷出来，嚷出来了，台底下准是个满堂彩的倒好。唱这多年戏，连一出醉酒都唱不过来，这不成笑话了吗？别人有了主儿。我们还得靠唱戏吃饭啦！”她说到这里，早听到戏台上太监已经说着“远远望见娘娘来了”。只好抢上前一步，抓着门帘，叫了一声“摆驾！”将手指上夹的烟卷头，向地上一掷，退后让宫女们上场，接着也就上台了。

田宝三回转身，站在后台当中，两手一扬道：“就剩今天一天了，大家都不给我一个面子，打电话，派人找，什么都办到了。还是头齐脚不齐，这叫我怎么办？没法子，垫个化缘吧。”他嘴里说着话，人在后台乱跑，抓了几个女戏子，将她们拖到一处，乱指点着道：“你扮和尚，你扮老道，你扮相公，你扮院子去！”说着，用手将这四个小角儿一推。这四个小角儿看了他一眼，不敢说什么，各自扮戏去了。

田宝三在后台跳着脚道：“戏也垫了，再要不来，我可没法子。”说时，在身上又掏出小表来看看，摇着头道：“我真不懂这名角儿是什么心眼儿，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了，还要给我们为难，我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，他妈……”

忽然好几个嚷了起来道：“程老板来了！”果然有四个花枝招展的女子，笑嘻嘻的走进来了。第一个就是叫程老板的程秋云，紧跟她后面的叫白桂英，是这班子里两个台柱。最后面一个叫于秀宝，一个叫金小楼，也都是重要的配角。

田宝三抢上前，迎着程秋云笑道：“四位在哪儿来？我们哪里没有找到，真急了。我除了招呼她们马后点而外，又垫了个戏。”程秋云脸上红红的，笑道：“我们有个饭局，你忙什么？到了上场的时候，我自然会来。今天是临别纪念，你瞧，又卖个十成座不是？我凭着这些听戏的面子，也不能误卯。不用垫戏，我们说扮就扮。田大爷，你得明白，今天我可是尽义务来的，你可得委屈点。”田宝三笑道：“得啦！程老板，你扮戏去吧。”

程秋云走了，白桂英站着，手上拿了条绸手绢，当了扇子，在脸上拂了几拂，笑道：“今天天气真热得很！”田宝三看她脸上时，酒晕红到耳朵边来，身上穿了印花粉红缎子夹袍，越发烘托得艳色凌人。她拿着手绢的那只手，光了大半截手胳膊在外，带了一只玉镯子，越显得手臂溜圆。她前额的刘海发梳得很长，几乎可以要罩到睫毛上那双滴溜溜灵活的眼睛，只管看了人活转。田宝三笑道：“程老板因为要出阁了，所以那样高兴，白老板今天也是这样高兴，又是什么喜事呢？”白桂英依然将手绢在脸边拂着，微笑道：“自己心里痛快了，就高兴，不痛快了，就不高兴，要有什么事情才高兴吗？”田宝三碰了这样一个钉子，倒没有什么话好说，只得点着头道：“到了时候了，你去扮戏吧。”白桂英笑道：“忙什么，我在半中间才上场呢，谁有烟？送我一根抽抽。”田宝三连忙在身上掏出烟盒子来，笑道：“我的烟不大好，白老板抽不抽？”白桂英笑道：“只要有烟过瘾，我倒不论好坏。你若真有心请我，不会去买一包烟来请我。”田宝三笑道：“这算什么？你先抽这一根。”说着，将那根烟卷递了过去。白桂英将烟卷衔在嘴里，将两个手指头，夹了两夹，笑道：“送烟来怎么不送火来？”田宝三答应了一声“是”，连忙找了一盒火柴来，擦了一根，弯着腰将她的烟卷点着。她喷出一口烟来，道了一声“劳贺”，高跟鞋走得如风摆杨柳一般，到她的特别化装室去了。

原来这个戏馆子，叫三喜茶园，是个纯粹的旧馆子，后台的糟乱，简直不可言语来形容。后来伶人思想进化，在这里唱戏的台柱，有些不满意于后台的秩序，因之就另辟两个特别化装室，留给台柱扮戏。这两间屋子，便是程白二人各占了一间。白桂英走进了她自己的屋子，跟包的早已拿出了衣服，坐在那里等着扮戏。白桂英洗过了脸，抹了胭脂粉，见壁上只挂了两件旗袍，便问道：“老李，有的是行头，干吗不给我多拿几件来？”老李道：“往日唱新人的家庭，都是这两件。”白桂英道：“干吗和往日打比，今天不是临别纪念吗？”这句话说完，有人在门外答道：“程老板是临别纪念；怎么白老板也是临别纪念呢？”田宝三手上拿了一盒烟，笑嘻嘻的走进来了。白桂英笑道：“这竹杠算我敲着了，真送我一包烟卷。”田宝三道：“真个的，白老板不打算干了吗？你要一不干，我们这班子就散了。我们这班子，不比别家，全是靠本戏叫座。程老板走了，你又走了，哪里找这两个人抵缺去！”白桂英打开烟盒子，又取了一根烟卷抽着，笑道：“那活该了。我能为了这个班子，唱一辈子吗？我今年二十五岁了，再过几年，我成了老太婆，唱戏不吃香，嫁人也不吃香，我怎么办呢？”田宝三笑道：“这样子说，我们也要喝白老板一杯子喜酒了。姑爷是谁？”白桂英道：“什么姑爷呀？我找汪督办去。我到了那里，他要我不要我，我还不知道呢。”田宝三道：“大家都要去，我也没法。这是小姐们的终身大事，谁敢多说一句话呀！”白桂英道：“坤伶有的是，你们不会再去找两个人？本戏也没什么难，多说两回就行了。”程秋云这时匆匆地走来了，嚷道：“你们说话有完没完，该上场了。”白桂英这才换了衣服，站到上场门去等候。

田宝三听了她的话，凭空不免添了一桩心事，在墙犄角边一个戏箱子上，盘腿坐了。口里衔了一支烟卷，只管想心事。有人叫道：“三爷！想什么了？坐在这里发愣。”他看时，是白桂英的

母亲朱氏，便由戏箱子上跳下来，笑道：“今天是临别纪念了，咱们这个局面，凑合着也就有三四年，今天说散了，心里怪不好受的。”朱氏道：“那没什么呀？东方不亮西方亮呢！您不会想法子，让咱们时老头儿，再组一个班子吗？”田宝三道：“我的意思不是那么说，咱们在一处凑合着这多年，相处得很好的，现在说散就散了，总有些舍不得。您的白老板，也转了心眼了，不久也就有婆婆家了，”说着一笑。朱氏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不用提了，这年头儿，半由天子半由臣。依着我的意思，我们姑娘总得替我再唱两年戏。可是程老板一走，她也动了心了，我有什么法子呢？”正说到这里，台底下哄然一阵的叫着好。朱氏又道：“你瞧，外面这样叫好，她们的人缘多好，偏是不肯干。”田宝三再要说什么，却见白桂英走进来了，于是向朱氏丢了个眼色，偏是她眼快，早看见了，便迎上前来道：“你们这里又说我什么了？”田宝三笑道：“说您人缘儿好，捧的多。”白桂英鼻子哼着道：“下句我跟你们说了吧，为什么不唱戏呢？”朱氏瞪了她一眼，没有说什么，白桂英冷笑一声道：“谁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你们为你们打算，我自个儿也为自个儿打算。”说着，一扭脖子走进她的化装室里去了。

他们在后台说话，听着的人，自然是很多，这时有穿古装的，有穿时装的，有打了一脸的黑，化了装的，一大堆人，围了田宝三，都是问散了班子，以后怎么样。田宝三一拍手道：“我哪知道呢？我是个管事的。有人唱戏，我就管事，没人唱戏，我就再找饭碗。今天到了这个时候，时老先生还没有来，大概也不得劲儿。你们回家去候着吧，不组班就罢了，要是组班的话，当然咱们还凑合着在一处。”这些女戏子们，听到这个话，大家面面相觑，总而言之，大家是没有指望了。所有前后台的人脸上都带着愁容，只有程白二人是高兴的。这样一来，后台坤伶们，三三两两，议论纷纷起来，大娘们都说：“放了戏不唱，忙着嫁人做什么？”

嫁人有什么好处？在家里要管家事，看公公婆婆的颜色，受小姑子小叔子的闲气，出外还得和丈夫说明。哪一样自由？”姑娘们又说：“像她们唱红了的人，有人抢着要。什么时候要嫁人？要嫁怎样一种人？自己都可以去挑。没有唱红的人，人家听说是唱戏的姑娘，不会居家过日子，都不肯要，只好唱一辈子戏了。”程白二人见后台大家团聚着低声说话，心里也各明白。

在台上程秋云下场的时候，和白桂英轻轻地说了句：“你到我屋子里来。”她下了场，装着找东西，找到程秋云屋子里来。秋云将房门掩着，低声道：“你瞧见没有？因为我们两个人不唱戏，大家要散伙，都怪我们呢！”白桂英道：“活该！我们能为着大家唱一辈子戏吗？唱戏也成，他们给我找个爷们去。”程秋云将一个手指搔着脸腮笑道：“你也不害臊。”白桂英道：“实话吗？什么害臊不害臊？你要怕得罪人，你就别跟张三爷去，我也不去找汪老头子。”程秋云笑道：“你喝了多少酒？到这个时候，你还说着醉话。”白桂英道：“我句句说的心腹话，一点儿也不醉呢！”外面有人嚷道：“两位姑奶奶，干吗？关了门嗜咕着，别误场呀！”这正是朱氏站在房门外。白桂英开了房门走出来道：“谁关了门？您这话倒说的是，咱们就是这一台戏，别闹出什么笑话来。”朱氏最不爱听这一句，站在一边，又瞪了一眼。这不但她母亲瞪她，所有在后台的戏子，见她那种喜洋洋的样子，都远远地望着她。她只当不知道，只管笑嘻嘻地在后台走来走去。

到了戏完了，大家卸了装，正待要走，她们的班头时鹤年跑到后台来了，手上拿了帽子，远远地看到白桂英，就连连拱手道：“偏劳偏劳！我有点事分不开身，这时候才来。白老板请缓走一步，我还有几句话。”白桂英道：“您不用说，我明白，也不忙在这一刻儿。我等着要回家去，吃点儿东西呢。”先前那个扮高力士的佟福庭，还没有走，这时走上前来向时鹤年道：“你不知道，

我们这班子里，是双喜临门，白老板也有了姑爷了。”她穿了对襟黑布短夹袄、敞着胸前前一路钮扣，露出里面的白汗褂子来，大有男子的气概。头上歪戴了一顶呢毡帽，露出脑门子来，腰上系了一根白扁带子，在白袄下露出一大截白穗子来。白桂英向她脸上望道：“你要在后台唱打渔杀家吗？瞧你这个样子。”

佟福庭点一点头道：“您还记得，我们初次配戏，就是这个。现在您是抖起来了。我们不知哪辈子出头。”白桂英知道她的口舌不饶人，笑着向大家道：“再见吧！”说毕，在人丛中挤着就走了。

佟福庭伸了伸舌头，又摇摇头道：“姑娘出门子，这也很算不了一回什么事，为什么这样的高兴呢？”

朱氏留在后台，还没有走，听了许多人说，都是批评自己姑娘不对的，只好装着糊涂，悄悄地走出后台，就雇辆车子回家。

到家的时候，桂英换了一双拖鞋，躺在一张睡椅上，口里哼唧唧地唱着。朱氏问道：“你不是说回家来吃东西的吗？怎么在这里躺着？”桂英道：“我为什么不回来，我在那里，存心去听闲言闲语吗？”朱氏板了面孔，不理睬她，依然走向她自己的卧室里去，桂英望着她母亲的后影笑了一笑，还是躺着唱她的。

这个时候，她的包车夫，在院子里叫道：“林二爷来了。”桂英道：“请吧！”在说话的当儿，有人在院子里道：“今天没出去。”这人进来了，是个三十附近的人，穿了件灰色湖绉的夹袄，黑呢帽子，虽不寒酸，却很朴素。在堂屋门口，就取下帽子，连作两个揖，笑道：“白老板，我对不起！对不起！”桂英笑道：“没进门，先来两个对不起，什么意思？”他道：“今天是白老板的临别纪念，我因为有事，没来捧场，你就应该要怎样子罚我，就怎样子罚我得了。”桂英笑着，和他接过帽子来，挂在帽钩上，用手绢将桌子边的椅子拂了两拂，请他坐下。

原来这人名叫林子实，是煤矿公司的一个重要职员，捧白桂英多年，花钱也很不少，只因为人忠厚，对于一切的时髦玩意，都不在行，行为也欠活泼，桂英虽很得他的帮助，却有点嫌他笨，所以交情只是平常。可是朱氏到很喜欢他，常叫他到家里来坐，因之他比一班捧场的，容易接近桂英些。这时他见桂英满面春风的，坐下来笑问道：“白老板今天这样子高兴？”桂英笑道：“因为你来了。”林子实道：“这就不敢当。我今天没有捧场，你不怪我，就原谅得多了。”桂英拿了一根烟卷，放到他嘴边，擦了火柴，给他点上，又倒了一杯热茶，放到他面前。林子实起一起身道：“您别张罗，让杨妈来得了。”桂英笑道：“不成？咱们交朋友，交一天是一天了，这几年您待我这一番好意，实在少有，人心都是肉做的，我自己想想，实在是没有什么报答你的。”林子实抱着拳头道：“你这样我就不敢当。”白桂英眼睛向他一瞟道：“不能那样说呀！捧角的人，为什么来着？又花钱，又耽误了光阴。你是个忠厚人，有话说不出来，我心里可是明白的。”林子实被她赤裸裸地说明白了，倒无话可说，只是搭讪着抽烟卷。白桂英笑道：“真个的，我不是说假话。今天请你坐一会儿，让我到饭馆子里叫几样菜，请你一请。我还有句话奉劝您，以后你别捧角，详细的情形，让我慢慢告诉你。”林子实道：“白老板，你既然知道我是个老实人，当然我不会朝三暮四的，又去捧别个人。”白桂英道：“唉！你还是没有懂到我的话。因为从今天起，我已经不唱戏了。我怕您那班朋友，因为你无人可捧，又凑合着去捧别人。这捧角可是冤大头的事呀！”林子实道：“白老板也不唱了吗？我只知道程老板不唱，倒不知道白老板也不唱了。”朱氏坐在屋子里，先是生白桂英的闷气，不愿意出来，这时听了她所说的话，有些忍不住了，便走出来笑着叫了一声“林二爷”，接着叹了一口气，在他对面坐着道：“你不用问，她和程秋云一样，犯了名角儿的病。”白桂英

道：“怎么叫名角儿的病呢？”朱氏道：“反正是什么事都不在乎罢了。”林子实怕她母女会争吵起来，就摇摇手笑道：“我都明白了，白老板也应该……”说着一笑。白桂英站在堂屋门口，就向外面叫道：“到馆子里给我叫几样菜来，还带两壶玫瑰露。”林子实站起来，正要谦让着，白桂英一摆手道：“你难道瞧不起我，我不唱戏了，请你在家里吃餐饭都不成吗？”林子实笑着，只得坐下来。

白桂英在身上掏出一张钞票，吩咐车夫去叫菜，然后又陪着林子实谈话，因笑道：“我不但是不唱戏了，也快不在北平待着了，离别是真离别了。我应当送些什么东西给您做纪念哩？”林子实道：“不在北平待着，上哪儿去？”白桂英道：“您总也知道。”她不觉得低了头，抿着嘴微微一笑。林子实道：“莫不是要到郑州去？”白桂英点了点头。

林子实有句话想说，立刻又忍回去了。白桂英见他胸脯伸着，又收缩回来的样子，便问道：“您说什么？”林子实道：“你不是说过送我的东西吗？别的不要，你再送我一张相片就得了。”白桂英道：“哟！我相片子送你就送多了，还要相片子做什么？”林子实道：“就是因为相片多了，我才要一张。因为我那里有十一张，你要是再送我一张，就凑起了一打。”白桂英道：“好办好办。不过我哪几张相片子你有，哪几张相片子你没有，我不知道。我屋子里还挂了几张，你自己去挑一张吧。”说时，她先在前面走，走到房门口，手扶了门帘，掉转头来，向他又点头又招手，笑道：“你来呀！我这屋子里，虽是不随便地让人进来，对林二爷那是要特别开放的，你就来吧！”说着，用手招了两招。

林子实倒也想进她屋子里去的，只是老妈子相引，含糊着进去。现在她自己说明了，是特别开放，倒有些难为情，便笑道：“那敢情好，我倒要瞧瞧有什么好相片。”说着话，也就不顾朱氏怎么，一低头就钻进屋子里去。

北方人，对于卧室，是不大讲陈设的，除一张炕，便是两三件桌椅而已。桂英的屋子，向来也是一张土炕，占了大半边屋子，现在却把土炕拆了，陈设了一房芽黄色的木器，一张铜床，挂着水红色的帐子，垂着大红缎子的帐檐，床上水红毯子上，迭着大红绸子的棉被。

林子实不由笑了起来。桂英道：“你笑什么？你笑我这屋子像个新房吗？”她说破了，林子实如何能隐瞒，点了点头道：“白老板是个喜欢热闹的人。”桂英让他在一张小围椅上坐下，笑道：“我也不愿这样办，因为汪督办总说我屋子里太素净，交了五百块钱给我妈，让她给我布置这屋子。你想，在她们手里去办，有什么不热闹的？我想人生在世，不过几十年光景，干吗不舒服点。我也不知自己做得了新娘，做不了新娘，自己先做了新娘再说。”林子实道：“汪督办来过吗？”白桂英道：“他先来了一回，看到屋子不好，所以就送五百块钱布置屋子，可是让我把屋子布置好了，他就上郑州去了。”林子实笑道：“做官的人，究竟是阔，随随便便的，就花上几百块钱。”桂英笑道：“你别吃那个飞醋，能到我这屋子里来的，能有几个？”林子实这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，抬了头，便去看墙壁上的相片。

墙上除了桂英挂的大小几张相片而外，却有个大镜架子，里面嵌了二十四张相片，有半身的，有全身的。都是桂英的相。他便抬了头，只管看相片。桂英走过来，一手扶了他的肩膀，也向镜子里看着，一手指点着道：“你看哪张好，我就送你哪一张。”她说话时，一股香气，冲入林子实的鼻子。

他自从认识桂英以来，话是无所不谈，可是这样接近芳泽，还是头一遭。即使她早肯这样接近，成绩一定很好，现在她不唱了，而且要嫁人了，纵然亲密，也是最后的一次，捧了她几年，不过如此而已。我这样待她，就不如汪督办吃香，你看她谈来谈去